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七

孝子沈煌傳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爲邑諸生父天曄亦列
黌序避讐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
屢矣始壯卽跣足徒步獨行七千餘里書零丁數萬黏
通衢廣術及叢祠委巷殆徧冀有所識引得踪跡之卒
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旣歸煌就館
會城父故好游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

其志晨夕扶持備極色養父歿哀毀骨立目瞿心瞿自
殯及葬無纖悉遺憾歲己未秋從會城歸餘杭沿山行
十八里野曠無人猝遇彊僧將肆劫焉煌素尪羸手不
能持寸鐵作力格鬪斃僧於道抵舍纔一夕以力憊竟
不起年僅四十有三妻早喪一子先天余聞禹航沙村
有沈孝子墓不詳其名邑水橫溢母被溺孝子號慟入
水抱母屍以出如越曹娥故事詳載邑乘煌善吟咏工
行楷尤長近世書義思力綿邈侃侃自立尋父一事可
與沙村比烈而妻孥凋喪不得上其事於有司竟羅凶
暴天其天年名姓不得章於人世有心世道者惡能默

而息也

汪問松傳

乾隆十有四年九月十有二日上舍汪君問松以疾歿於錢唐里舍既卒哭孤子之本撰狀匍匐踵予門而請曰先君子孝友型家名貫州郡而年不躋下壽位不挂朝籍采風之使逡巡而不至縈惟長者之一言足以不朽吾先君子矣余視其狀慨然而息肅然而敬生退而徵諸吾友林元桂元復咸身質以爲不誣乃撮其要而傳之曰君名家珪字華璋問松其別字也世居休寧縣西鄉之玉田至君曾王父成立始來浙東祖道祐隸錢唐籍爲諸生父志麟以歲進士司訓處州之龍泉君隨

往奉侍晨夕不二年司訓公棄養君麻衣擗踊扶服以
遞匱歸山溪高峻洪水舉發棺幾漂沒君誓以身殉號
呼援救懂而得免時母夫人在堂聞信驚噩或以君已
死於水告而母夫人獨不信曰吾子善事我天何不佑
而令全孝者不全歸也俄而君歸營窆兆潔滌灑兩以
無負嗣是宗黨戚屬之閒莫不目君爲孝子者君伯兄
早世遺孤之樞君翼而長之推甘讓美加於諸子一等
姊適朱懋祖而寡一子二女困不能支君迎養於家婚
嫁其子女久之姊忘其爲悍嫠也少受業於洪先生曰
文亡後妻子貧乏不能自存君月餽廩餼其子不安跳

身獨走久不歸省母念之不置君跡之吳中落魄甚予
金爲治裝得歸內外總功之親暨族屬無服者幾數十
百人婚孤子嫁遺息櫛新死埋枯骨歲舉其要司葬者
屢刊筆焉其秀出者銅槃異饌倚若囊橐登賢能之書
偕上計之吏光寵宗祏肩趾相接僉曰惟君之功於是
合州之士羣遊於校褰衣大帶造師儒而昌言曰聖
世察廉茂舉秀孝典甚周渥有篤於友恭堪入行兼四
科譽洽於鄉閭而行符乎古昔者敢以應 詔書副
聖天子旁求之至意師儒曰俞將上其事於州郡君怒
然驚不敢當叩首願以死辭衆高其讓而止繼君舉者

揚於王庭用爲親民之官積階有至大夫者
舊史氏曰漢世興廉舉孝高出推擇爲吏者萬萬明詔
敦迫或至闔郡不得薦一人其難慎如此

聖天子謂賓興之典之不足以盡天下士也廣開諸科
其覈而可信者獨孝廉不可假借問松爲鄉國所推興
論洽矣固辭榮而甘處隱約或疑其文采不足而應世
見紬余竊觀其所著書劾魄罔羅又何其彬彬也嗚呼

盧鶴閒傳

自余有知識卽習聞里中有隱君子曰盧君鶴閒篤於門內之行施德於里黨姍戚間至不可一二數心每嚮往之洎削迹歸耕始見鶴閒于儔人中益信曩之所習聞者之非妄而卒卒不暇不得與之朝夕遊處客歲鶴閒以老壽終孤子同等撰次行狀介執友胡君樸存請余傳寫其生平余旣慶鶴閒之有令子能托之文字以永鶴閒於久遠而又喜鶴閒之行事實而可徵隱然有以增重於予文而不違乎春秋不虛美之義乃爲傳曰君名金聲字浩亭一字鶴閒姓盧氏系出范陽宋時有

充之公者爲審刑院判由台州遷吳寧九傳至心泉公
自吳寧雅溪遷居杭之東里卽君曾祖也生德甫公甫
遊庠而卒君王父斗華公以君父悅菴公往嗣焉悅菴
公爲錢塘諸生餼二十人中 國朝初定天下推殷戶
爲糧長宗人湯以公名上遂棄儒服已重違公意而逆
僕復謀爲奪嗣計以撼公公僕僕訟庭不勝憤懣以卒
年僅四十有五屬諸子曰吾爲儒不得竟業賁志入地
汝輩毋忘此志矣君兄弟四人獨君最幼小母氏金太
孺人撫諸孤嚴謹君旣就外傳偶晏歸太孺人詰責不
少貸繼以夏楚踰時怒猶未已君婉委承受起敬起孝

語伯兄以送葬故兄曰曷不置辦曰吾不遣僕人以白
吾母有違出告之義累吾母門閭之望罪莫大矣何辦
焉已而伯兄佐人幕江淮間仲叔以懋遷不恒厥居君
甫成童卽持門戶養寡親能得其歡心家業中落不能
具肥腍晨餐夕膳必謀一味之甘以進戚友有酒食之
召時羞珍果太孺人未食輒逡巡不敢嘗親串中或感
其意必先以奉太孺人而後敢召君蓋在象勺之年純
孝之聲已孚里黨矣年十八慨然請于兄曰爲儒不能
救世且不能救貧屈首舉子業中無益也吾讀活人書
可以伸利濟之志而裕衣食之謀庶於先人之業不墜

而堂上之養無憂吾意決矣伯兄許之君於岐伯俞跗之言若有夙契覃思默慮洞垣一方立起人無算自此遂以醫名伯兄自華亭移疾歸旣亟握君手以母老子幼爲言君跪哭承之經畫其後事無遺憾遺孤甫三歲其次生七月耳邱嫂歸寧君以太孺人愛孫之故朝必攜之歸含飴摩弄以博北堂之歡暮仍送之母氏以就撫里巷或相目笑而君不顧也君初娶於沈尋歿繼娶程能事太孺人君亦財用稍稍優裕凡所以娛適太孺人志意者無所不至商邱宋太宰有疾公子編脩至時方視學浙中知君名以幣聘君往君以母老辭編修要

君益力承太孺人命不獲已預儲數月承歡之具復爲
伯嫂謀百用之需涕泣登舟念太孺人不置道過關山
所見關壯繆廟無慮百十數君必入祝母壽筵占母安
否暮宿一廟中負牆而寢夢神撫而促之曰起起時戶
已扃夢魘中忽躍身戶外壞牆應時而崩寢榻已爲齏
粉旣至商邱太宰病卽應手愈謀將爲君入貲以爲進
身地君念太孺人切頓首力辭太宰知不可奪以千金
納橐中爲君壯行李君歸悉以奉太孺人凡太孺人所
親愛下逮臧獲侮甬以暨九族之待以舉火者推解立
盡時兄遺孤已成立爲加冠娶婦一乳舉丈夫子二仲

叔兩兄君悉迎養同居會食太孺人前太孺人未安寢
長幼悉環侍左右視聽形聲事必稟命梱以內詬誶不
形于箕帚笑語不聞于廳屏門風肅穆和氣周浹數吾
鄉孝友淳深淵懿敦懋之家範蓋未有過於盧氏者也
太孺人年八十有八感末疾君夫婦親侍湯藥脅不貼
席者數十晝夜逮不諱君已逾六十矣失母如嬰兒搶
首泥面痛絕復蘇飭粥數勺形神骨立凡太孺人幃榻
器用陳列如生前戒家人勿得妄動每一入戶卽哭不
絕聲明年奉母匱與悅菴公合葬於仁壽山之祖塋以
伯兄耐仲兄繼歿又明年葬之於西泠橋叔兄無嗣逮

其卒以三子憲高爲之後伯嫂苦節逾四十年君爲之請旌於朝君之所謂篤于門內之行者如此兩娶外家皆貧落無後君毅然爲之喪主至戚魏氏張氏有若敖之餒十餘棺均厝淺土君力任而併葬之親甌中有貧而鬻子者君偵得之爲償價攜之歸以急告傾囊橐與之無德色或面焚其券雖其家後豐終不一語及也君素康強無疾病以傷愛壻故鬱鬱不樂者彌月旣得寒熱疾命諸子啓手足含笑曰可以見先人于地下矣戚友不期而至者數十輩哭聲殷牆壁閭里之人有爲流涕者春秋七十有八時乾隆十有五年九月九日也

予三人曰同曰之雯曰憲高孫一人曰潮生

舊史氏曰傳奇節易而庸行爲難余觀前史孝友諸傳
史臣不能無文飾或徵之慈烏孝笋靈芝白兔以章其
瑞鶴閒慥慥篤實君子以上諸瑞證之無一有也而元
氣保合誕靈孕秀篤生賢胤嗣守前志食舊德竟先文
學未竟之業以大其家然則盧氏之瑞果不若慈烏孝
笋靈芝白兔耶余傳鶴閒特以其行合乎蔡董而不著
其美報俟夫有史職者據而錄焉

胡銘軒傳

君諱應元字乾一號銘軒春秋五十有二以宿疾寢久奄隨物化有二子曰高望高瞻能世君學欲得高厚淳質之文以壽君於永久衰經踵門噉然以哭猥以余當其任辭之得乎君系出南陽遷杭者君曾祖也祖諱泓考諱文械隱德勿耀君生而岐嶷性謹慎以是能得兩堂上歡縱之爲學日課經史子集探源窮流靡不該洽抑首弭志鏘而不已以底於有成年十八隸於學官試輒冠其曹爲文鎔經鑄史縱橫貫串而深探理道自成一家同時莫與抗手求多聞直諒之友以自輔與余暨

錢唐龔鑑交歡若兄弟羞爲迂儒高睨大談思以經術
經緯世務卓然有以表見龔鑑宰甘泉有美政不克竟
其用以死余以聲律排偶之學獲榮名不得一當以荅
主知每用自恥君屢困於有司志不少挫卬益博求古
人有用之言以恢廣其學識涵蓄充溢通達時事知者
益重君經濟之才兩兄應昌應華精研心計善持其家
君出餘力佐其羸縮俾揣情勢成敗立見兩兄以是多
君君固善病重裘緹室畏風如利鏃天聲載震羣動蟄
蘇乃稍稍平復歲以爲常客歲之杪喪其良偶今年春
伯兄寢疾君旣抱宿疴而抑鬱愁結痛深手足入夏增

劇竟至不起吁可悲已君篤行好義合乎古人受業王
天涵先生爲吾鄉耆宿及其終也親爲經紀其喪并誌
其窆窆與人言雖久遠猶流涕數其教澤人以急告徒
步一日數往返咨嗟計畫殯其終始與承學講說旁推
交通至日移晷猶申申不休而不自知其疾之增也嗚
呼

舊史氏曰功令以經藝取士宜家守程朱矣而俗學輩
出株守蒙存至有白首爲儒而不見精義或問諸書者
此祿利之途勝而殖學之功淺也銘軒早歲沉酣宋賢
之理控引羣籍以佐佑六經學完行高不克展其所負

以博見於世而道德蓄於身施於家遠近之士咸擬之
君家翼之復何愧焉

楊雪門傳

余弱冠就童試題爲謹權量時習空疎不知漢書爲何物余掇拾律歷志中一二語遂邀學使休陽汪先生之知旣以爲公旣見知何以不廢然選首也得讀楊君雪門之文乃始慙慙服先生衡鑒之公而抉擇之審也嗣每歲試與雪門如同流之魚共命之鳥後先不暫離兩踏省門不見錄雪門爲大力者招致叩其囊底之智及鋒而試之青衫席帽不復措意余與雪門亦遂疎遠矣歲癸酉余設教粵東雪門從制府自西來訪余道故歡若平生逮余頽老家居雪門亦歸休故里城東水竹之

地扶杖過從意可追少年時拍肩執袂之樂雪門勇於
爲人而嗇於自愛神氣就衰鬢鬲不利龔生竟天天年
趙岐預爲終制吾不爲交遊朋好傷懷嗟悼而爲天下
惜此才也有子二長崇佩羈聞不得遽歸次崇治排纘
行事斬焉纘經踵余門而請曰久故於先予者莫如夫
子深知先子者亦莫如夫子夫子闡幽微顯肯遺吾先
子乎視其狀其系曰君諱楷初名楷南字雪門又字爕
廷號春涯世居錢唐其隸籍於學官則仁和也曾祖君
啟公早世母沈太孺人撫孤貞守獲旌門綽楔之典而
祖化卿公又早世父敬生公筆耕以養偏親所善令某

被吏議虧帑至數千金計窮求拯於公鬻田爲之代償
隣有冬月無衣者衣之并及其妻子貧不能自存者給
資以餬其口以故里黨翕然有善人之目君年方終賈
文名籍甚敬生公以目病不能遠出米鹽凌雜赤手措
拄平時意氣揮霍芥視萬鍾一旦貸粟監河隨人俯仰
則公之所大感也君念綬冠挾冊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卽掇青紫不足以解親憂亦不可以救旦夕之緩急跳
身獨出挾司空城旦之書佐人几案大江南北浙水東
西無弗徧以代負米力葵之入旣念州縣齷齪每有建
置輒爲上游所扼噤不得施長才短馭其可久哉封疆

大吏荷

聖天子倚畀亦思得如古亞父右侯其人者與之擘畫
機謀襄太平之至治爭欲得君君亦借以展其經世之
才而潛伸其道濟蒼生之志故所至輒都賓師之位倚
若左右手虞山蔣文恪公清江楊誠恪公今相國桂林
陳公 朝廷所謂宗臣重臣社稷之臣也託契尤深君
感知已一言不辭難不憚遠廩君竹郎之地無不到蠻
烟蛋雨之鄉無不周夷獠谿俚之俗無不問高江急峽
黃蘆苦竹之景無不飽聞而飫見踰三湘越五嶺度金
筑入建溪折旋而窺井陘下蒲坂達清濟渡黃河息鞅

乎齊魯之郊挂笏於西山南浦之間足跡所經泰半天
下開府風生坐嘯專制一方築饗軍之堂登畫卦之臺
播皇風宣上德意和輯諸夏控馭百蠻措邊氓於
衽席之安憺威棱乎萬里之外君以一書生蠶衣儒步
借前箸而籌得失鴻筆紛綸爲國霖雨不崇朝而澤徧
天下昔唐崔翰佐董晉於汴州石洪溫造佐烏重胤於
河陽地不踰千里利不過一二數以今方古未可同年
而語也君才足了千人而性恬退歛然自視吾斯未信
世宗憲皇帝時詔內外大小臣工各舉一人吳江陳
明府將以君應力辭不敢當虞山相國由湖南撫內陞

少宰會律例館需人將偕君至京師列名以薦君以律例精微引斷者動關出入固辭如在吳江時相國歎息而止君豁達不事家人生產而好施予脯修所入先三族之不能舉火者而後及家故三族不苦饑而苦饑者轉在家人女兒爲堂上所鍾愛贅於家數十年無間言中表某少孤敬生公卵而翼之娶妻生子遽亡遺孤子女藉君以長嫁娶以時里有兄築室而妨其弟之出路者弟忿要兄於路以辱之君以寡兄弟不忍見其相殘也遽曰吾牆在屋外尚可移進數尺以擴爾之出路弟與兄俱慙感而退嘗謂修辭立誠言行並重學者嚴意

惡而尤戒口過爲辭二十四則箴之座右且刻以廣其傳居平呐呐如不出諸口當大事叢集發謀出慮動中機宜至於興利除弊平反大獄必籌畫周詳不敢以輕心棹也澤或及一方惠或被數世藉大力以見諸施行而口未嘗道筆未嘗紀雖其家子孫無由悉知有心世道者第就諸開府所設施者而求之可以得其大畧矣著有春涯老人詩文稿四卷短檠隨筆五卷楚游紀程一卷

舊史曰城南有嶺曰鐵冶水部朱鹿田居焉鹿田詩才雄拔睥睨一世雪門爲其鄰保與之酬和吾嘗目雪門

爲詩人旣與余校藝於里塾吾又目之爲文人粵東道
故雪門於予朱子之書橫豎鉤貫身體而力行之吾又
目以爲學人而不知其所樹立者如此其宏遠也夫士
君子不能用世卽當爲世所用而以學包周身之防不
相窺於本原之地驩虞小補不足以襄治急功近利不
足以致遠而或乘權行勢樹私恩而罔市利日乾沒而
不已故雪門之所羞稱而賢達所不許也余傳雪門傳
其行誼傳其品望有匪風下泉之思焉有勸一諷百之
旨焉而豈徒寬後死之責哉

孫隱谷傳

孫君隱谷捐館舍既卒吳士友謁余而言曰隱谷磊磊奇士而有利於物且辱知於子者甚深子如勿言久且湮沒不彰是重亡吾友也責在子子不得辭乃爲傳曰君名宗濂字栗忱一字隱谷孫氏系出餘姚以文章忠孝顯名前代高祖安山公始自姚遷杭隸籍仁和封公對生子二人君其季也少有大志不因俗俛仰母夫人范鍾愛特甚然淬勵之以學未嘗一日廢書入太學一試京兆不利三就本省鄉試始列賢書明年戰藝於京師而絀遂絕意進取時年未三十也上承祖父苞蔭用

計然之策懋遷有無內外兄弟衆夥廉其精幹者悉引
爲已助北窮遼南達楚粵時其消息而操奇贏發縱
指示千里之外洞若觀火以故九族之親無憔悴失職
者君亦收其指臂之效而家益饒母夫人病亟行不正
履脇不貼席刲股和藥竟不起三年讀禮容色貶瘁其
奉封公也涼堂煥室飭廚豐膳招延親故棋槊相娛以
順適其意善養志者未之或過也庭有嘉樹築堂名壽
松廣儲羣籍增長神智有友六七人皆高岸無凡情伯
兄黃門宗溥告養家居時來偃息還共談笑以余爲老
馬之識塗一字之疑剖析毫芒究極根柢君有過舉余

輒面規言議所及余絞訐不少假借君未嘗不婉受也
君學於錢孝廉戢曾督課甚嚴孝廉歿後妻孥不免寒
餓君感其意廩之終身年家子湯憲胡一謬韶年有雋
才使來家塾以養以教而業成從子照屢困童試不得
志禮聘湯孝廉萼棠指授文律卒隸學官孝廉病失血
火色上炎畏風避人如蟄燕君量水稱藥令海寧林元
處方捐千金不問出入而病漸差陳大令廷獻遠官雲
南舟車萬里君資之以達旋以憂歸官廉不能償君益
自憊曰爲吾友者不當如是耶疎戚吳粥粥無他能依
君以老爲營美櫝或曰豫凶事何亟亟也曰使及見之

恐其遽瞑目而疑我之薄也逮君死而吳尚健飯用意深厚雖細不遺如此君素有奔騰之疾每發宛轉諄諄痛不欲生醫工以爲寒氣所致故金石酷烈之藥恣啖而不復疑盛夏薄遊未興歸而痢一日服來復丸至六十暴下臭穢不可近旣而腹膨脝堅如石疾竟不可爲俛尸於堂哭聲殷牆屋其增欷歔息竟日夕而不能自已者皆世所謂孤惻癡獨之人待君以舉火者也余聞惡耗悲咤不自聊賴理不可測數不可推輒爲荒唐曼衍之說以自解曰彼世所謂孤惻癡獨之人上天之所剝落而摧抑之者也君獨力振諸溝壑逆天而行事其

犯造物之所忌也固宜一夫不獲若已納隍此禹稷之
奢願也君渺然一匹夫爾智小而謀大力將不繼夫以
匹夫而參帝王師相之權固已爲世所側目而芸芸之
衆君所施德者爭效畏壘尸祝於君而福不能勝于人
所指無病自死其以是哉其以是哉君耻謁選人又不
肯入貲得官乙亥歲大祲嘗出粟千石以活鄉人大吏
高其誼請於朝例得議敘非君本志也娶於范卽母夫
人之姪有賢行三子皆幼居喪擗踊如成人君子卜其
後之必大也

舊史曰隱谷性僻冷與世俗殊趣而有三反生平不肯

就人飲而獨喜客一日無客則不樂飲食川流廉空察
貳酣嬉顛倒窮日累夕而不厭一也後門寒峻禮接殷
勤有高位於朝者衆人爭趨若鶩君避之惟恐不後雖
在親串未嘗輕身先謁二也性喜施與疾有藥死有櫬
寒衣暑帳歲無程限而不肯飯僧佞佛彼教所謂福田
利益之說堅悍而不爲其所惑三也嗚呼特立獨行之
士世不概見庸人以蠢愚而享遐齡富人以鄙嗇而保
厚實尸居肉食耗農家之粟米造物不之靳而獨速君
之死鬼伯不仁天心難問而謂吾能無憾乎哉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八

陳安人傳

安人姓沈氏系出吳興勝國初建始遷於杭高祖文隆隆慶進士朝議大夫歷官河南觀察父承觀授儒林郎安人幼敏慧四齡授內則女誠悉皆上口敦詩閱禮不苟訾笑年十八來嬪於陳君舅曰封光祿大夫少宰定菴先生君姑曰封一品夫人潘太君實生州司馬景山以安人作配安人雖處貴族不異後門練裙練帳躬御

澣濯炊爨煩辱之事皆親以爲之母敢怠以是先後宛
若之間獨能得堂上歡康熙甲寅閩逆跳梁城人洵籍
閩室山避西谿安人不爲所奪曰 聖歷得天大仙秉
鉞虎臥嶺隘電埽賊庭譬猶舉炎火以燄飛蓬覆滄海
而沃燐炭會城鏃甕亮必無恐旣而徙者悉遭野掠陳
宗安堵無恙朗鑒先識衆始服焉閩凱旣捷士衆上流
旋浙繫其脅從者爲奴婢空閉江干索金聽贖安人從
與司馬影質環瑱傾倒筐皮完保者凡數百家脂粉之
碓一朝畧盡不少遜惜旣而司馬遊染羸疾安人首如
蓬葆食不甘味浣剔嘗藥殆將積年而所天不祿一慟

幾絕子方就傅弱女僅彌歲呱呱而泣施施而眠安人
劬躬燾後手理縲紲帷鐙篝火支夜雪而饗晨風一月
常得四十五日歲時奉諱提攜子女榛筭貫髮朝莫上
食清淚沆瀾霑漬槩姑殯在室柩行有日矣鄰火弗
戒炎燎及廬安人麻衣憑棺嘯然而哭願執伯姬待姆
之義以身殉姑天爲反風疾雨川注薦器齏糜不侵傷
絲蒿縷嬰不摧敗質明祖奠次第成禮千車會葬咸共
嗟諷以爲孝感所致自司馬捐館兩遷其居安人杖拄
內外虔庇家事井甯溷藩皆應繩墨男婚女嫁依俗儉
豐方六十誕辰戚里謀進觴讌安人闔戶致辭敘說仇

儷蚤乖家門衰落水田堯瘠衣食繁滋子爾遺孤方將
說學洗金攻石還望諸君嫠不恤緯乃情歡宴感茲柏
下得免增欷因而涕泗橫流反袂內向衆皆敝罔遷延
揮解庖翟咨嗟廢座頌述賢明年六十四以末疾之蓋
稱未亡人者三十四年以格於例不得旌與司馬合葬
海鹽之新阡安人長女適汪氏外孫曰韜英手所述行
狀來告曰昔魏辛毗女憲英聰明有才識外孫夏侯湛
傳其內範蔚宗載之漢史吾外王母儉而好施矧恤徧
干九親恩紀及於侮甬屏梱內常行細事不勝道特疏
其可傳者著於篇子盍爲甄練其文句以獻之太史氏

乎余謂古之頌列女者有七而以貞以順爲大信如韜
英言安人則兼之者也詩曰彤管有煒是可以書矣作
陳安人傳

周母湯安人傳

安人氏出于湯籍隸仁和世爲顯族父曰右曾官小宰長翰林高文清望冠絕朝宁爰初持節且蘭寄家寶應安人年十四卽從石林喬侍讀受詩十六相攸于周爲九峯先生繼室仰奉尊鍾惠接先後依仁蹈德動中禮法舅沒姑老著代彌肅克相夫子志學厲行以有位於朝嫻習掌故贊治邦禮僉曰允哉小宰位崇祿厚買田贍族俾安人筦其出入盈縮有則怨讟不生從子琦以嫗以育俾立室家旣生子龍瓚瓚子嘉猷前後登賢能之書年六十六順時奄化內外怛戚不謀而同安人生

膺展祿之榮沒著微柔之間宜彰懿範俾示昆裔

陳母張宜人傳

海陵陳璨生三歲而喪父九歲而喪母封宜人大母張以鞠以育至於有立陳氏自宋南渡後通仕籍者十有五世璨父爲昭銳意進取天不克繼璨生而羸弱讀書遇疑義窮日夜不休而病益甚遂不復措意科舉之學獨以詩耀於時今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大母以疾棄養璨承父重哀毀骨立寢苦泣血述大母行事介余門人宮生爲坊暨其中表袁生來章謁余而請曰吾大母劬躬燾後不宜無聞於後世得夫子一言可徵而信也余嘉璨少孤而能力學讀其詩溫恭而親仁知宜人之善

教而孝子順孫之言不欺也乃最其大凡以爲傳曰宜人遼東世族有勤勞於王家祖東安公襲布他喇哈番徙揚州父振侯公令福建之長汀有善政宜人其第三女年未及笄卽通書史工吟贈奉政大夫南村公知其賢爲秉鈞聘焉秉鈞卽溥亭公也年二十有三來歸于陳南村蚤失冢嗣而嫡孫又復不祿溥亭應繼大宗蘋蘩籩豆奠於牖下宜人實爲季女之尸深得南村公之歡逮南村公捐館舍伯無子宜人命冢子爲昭左袒髻髮憑尸而踊卽主人之位族人知大宗有子而多宜人能割私愛而明禮法也溥亭公筮仕浙江宰鄞宰

鎮海時時以報國恩卹民隱爲最內政整理米鹽凌
雜不以恩公故公得壹意於爲治所到皆著豈弟之績
夫何皇姑在籍病篤公驚怛不知所爲期請急歸省宜
人請先往兼程載驅夜渡錢塘輿中雪積二寸許不自
知也歸拜牀下親侍湯藥脇不貼席者踰數旬疾竟以
差僉以爲孝感云明年皇姑繆太君與君姑孫太君不
匝月而相繼下世溥亭公尙羈官下宜人鬢笄雀踊克
贊大事哀禮不愆夫何爲昭公體素尪羸疊遭大故哀
勞不節甫踰弱冠竟至不起宜人執重喪抱奇痛晝哭
夜哭恐貽溥亭公之憂勉自支持而傷心慘目至斯極

矣夫何溥亭公以末疾卒於郡城當是時饌于序斂于
阼俛于堂經于序東而直經散帶負版而辟領者莫適
主也弟鏤坡噉然而哭曰爲昭死則璨也宜後吾伯雖
然吾不忍兄之無後也以次子圻承吾伯之重而以璨
還吾兄是伯與吾兄皆無子而有孫而璨也克家兄之
目可以瞑矣宜人哀而許之璨有子二曰沅曰濂皆能
世其學而溥亭公之後滋益大初宜人止一子絕愛憐
之而折襲之教不廢爲昭以勤學死璨弱益甚而學益
力宜人有鑒禁之使不得竟學故璨不逐時好而詩格

獨清

汪母顧孺人傳

太君姓顧氏世爲仁和人高祖某明鴻臚寺序班曾祖大奎知廣東長寧縣事祖文炳南都時督查河南閩浙三省錢糧官監紀道考師錫國子監生太君性沉靜不苟訾笑孝經論語諸書略上口卽能通曉大義國子君遠遊踰絕塞歸至大同病歿無子太君年甫十一聞訃哭不絕聲母沈太君慰諭之曰吾與汝相倚爲性命若何吾何生矣太君懼傷母心日不敢哭夜則淚潸潸漬_木席間終喪三年始茹葷人以爲孝十九來歸舍亭先生時王母王太安人君舅克致公君姑袁太君俱在

堂太君奉事重闈咸得歡心門內期功之親長幼四十餘人接以恩禮君舅春秋高生計日刺促舍亭先生冀謀升斗之養三試禮部不售需次銓曹太君黽勉有無營甘脆以事二人不以貽舍亭先生內顧憂沈太君中年善病迎養于家極誠盡志三十年如一日舅姑先後奉諱哀毀骨立附身誠信勿少有悔已而舍亭先生不祿伯子衡州有雋才而天三世春秋窳窳之事含辛茹痛力任艱勤仲子西顛善承母志行營善地侑妥先靈太君爲破涕一笑曰吾爲汪氏婦幾六十年而今而後可以弛擔矣諸女嘗窺太君左臂有三癍痕闕勿言詢

至再三太君泣然流涕曰此汝外王母汝父病劇時所
剖此汝王母彌留時剖以和糜而進者也外王母及汝
父瘳而王母卒不起豈非天耶舍亭先生有友某負官
錮繫獄謀所以脫之而囊無一錢繞室行竟夕勿得計
太君叩知狀啟篋出金跳脫授舍亭先生事竟釋未嘗
以告人也性樂施與以急告必量力應之曰人必待有
餘而濟物則終無濟人之日故衣敝食淡勿靳也御婢
僕終身不聞譙責聲飢寒勞苦體卹靡勿至有婢以瓶
酒瀉地旣覺惶悚太君曰此誤也何懼爲其寬大類如
此今年春二月偶示微疾戚屬問起居輒告曰吾聞飢

民日斃于道心戚戚不樂無他病也病稍間每晨焚香持佛號默禱于天願賜豐年以活萬姓嗚呼年竟豐矣而太君卒不起天果不佑善人耶享年八十有二子三浦先沒次沆次浚子女子三人孫二人彭壽介壽

舊史曰襄陽記稱司馬徽徑詣龐德公呼速作黍徐元直當與客來德公還家都忘賓主醇風高致炳耀史冊余心竊向往之而求之朋黨中固未得其人也寒家世居松里與汪氏鄰並者近百年連牆接席昕夕過從舍亭先生有才子三人皆余執友獲以通家子拜太君于堂下論議泉流肴核繼進媿言懿行他人不及詳余固

所飫聞而熟見者也逮後重以婚姻太君愛余弱息如
女孫蘭蕙雖摧而蒿蘿松柏之誼故在太君溘然厥棄
人世余獨默悄而念童稚之追陪愴乎有餘悲矣

洪母吳宜人傳

太歲在乙酉夏四月旣望洪君體公喪其賢偶撰述間行踵余門而請曰願仁孤生弱植關河踰越辛苦備嘗惟吾婦實左右之以紓吾內顧之憂吾父棄養京師吾母程太宜人在堂吾婦晨羞夕膳能得吾母歡心庭闈色順不使願仁稍陷于不孝吾父兄弟二人世父心言公早世以吾伯兄爲後世母吳太孺人冰霜勵節卒邀旌門之典吾婦敬事如吾母動無併倨語無勃谿推豐就約和于先後不使願仁稍陷于不弟願仁出奉大人先生之切誨動無違言居承當官長吏之誣諉迄無墮

事米鹽凌雜吾婦不以燒余弔死問疾周貧卹故井井
不畱遺憾推擠人世不使願仁不得比數于人願仁夙
感肺疾每一舉發輒至兼旬吾婦脇不貼席婉婉聽從
吾嘗倚以自壯而疾不至于大劇嗚呼吾婦亡矣歎歎
煩醒實盡傷于余心旣念吾婦有佛性有賢哲心有豪
傑計畫奄然順化淑行不彰余之負疚于吾婦也有終
極乎吾子以微顯闡幽爲職業文直事覈詞不虛美煒
彤管而繼青史氏之記則吾婦爲不死矣余視其狀實
徵之洪氏之戚黨益信乃據事而書之曰宜人姓吳氏
歙縣之北岸人吳于北岸爲著姓父廷士公遊學京師

時亦蒼洪公需次州牧相得甚歡遂締姻好亦蒼公才
器霍繹籍甚公卿間

世宗憲皇帝方釐清京通倉穀厰舍朽壤思得幹才經
理延問廷臣大宗伯吳公襄監察御史劉公運鮒交章
薦剡蒙 恩召見特賜克食眞異數也夫何遽以疾終
體公年才十七孤行策蹇戴星而奔未三月持喪歸新
安服闋奉母命迎宜人成禮阼階著代而後宗黨嘖嘖
慶體公得賢婦程太宜人體素羸弱不能一日廢藥餌
宜人扶持抑搔能順適老人之意歷十餘年無倦色太
宜人棄養宜人呼號雀踊衰杖卽位觀禮者瞿然知內

政之肅也體公自歛遷揚食指漸繁宜人躬親庶務崇
儉節浮練帳練裙絕去華妍之飾以急告輒傾筐倒庋
或至影質以時其緩急巫覡之禱祈尼姒之香火未嘗
爲所惑也向居里門五服之娣姒同居雍穆歲時慰問
殷勤饋遺不絕母氏疾終新安以不獲親視含歛隕涕
悲哀歷久不能自己嗚呼以宜人之賢明慈孝宜享大
齡忽感氣疾如何不淑春秋五十有四體公劬勞公事
屢覲 天顏 錫賚便蕃 恩加頂帶超踰常格宜人
受封所自來也子一箴訥恩勤嚮閔而折蓼之教不廢
故能有立孫一紹振

舊史曰雜卦謂坤爲布爲吝嗇布與吝嗇相反而大易
備言之是地道不得出于布而婦道未有不歸于吝
嗇者也宜人佐君子施仁行義與易布之義合而卒未
有一之鄰于吝嗇豈非賢明之識超出尋常萬萬上行
下濟以濟人道之窮而通聖言之變者乎吾友程堃寬
中篤厚君子也與洪氏有姻連言宜人軼事頗悉固體
公所不及備言者也余平居讀易每以人事體天道近
于陽剛者爲男子近于陰柔者爲婦人陽居大夏而布
施成功陰居大冬而空虛不用空虛于吝嗇之意合布
施則布之義不繆也觀于宜人而知大易蓋有爲言之

舉一世而皆出于吝嗇獨疑坤道之有不吝嗇者何也

魏母奚孺人傳

孺人姓奚氏父起雲公先世自秀州遷杭資性仁慈夙遵女誠笄而字來嬪于魏蘆溪先生之介婦靜淑淑配也質明贊見于舅姑翕然有佳婦之稱閱歲威姑章安人不祿雞斯雀踊以杖卽位帷堂靜處不愆于儀靜陬負經世之才好讀古人書父兄客遊四方諸幼弟悉令就塾食指數百以一身肩任家事竟以勞勤得痰疾日一舉發卽瞋亂不省人事久且却飯不御醪醴湯液倚孺人若左右手性又卞急稱水量藥不假手婢媼恐干怒也姑歿舅老孺人視時早晚問衣煖寒肅而彌愼至

是適病喈曰夫子孝翁儻不斟其能無恙乎夜于北斗
下哀號請減已算以代而竟不起靜暇死而復蘇者再
坐是眠食俱廢宛轉牀第間遂成痼疾閱十餘年孺人
時其消息稱誦古昔曲相寬譬靜暇貌瘠而神充七情
不伐六脈自恬無辟穀之方而有悅生之術貞疾恒不
死合諸上古天真之論理或然也析箸後孺人支持門
戶心力交瘁得勞瘵之疾以卒乾隆歲在戊子九月二
十六日也年止四十有五孺人無違夫子氣靜而和弭
心抑志而不躁宜迓天庥而年不躋下壽何也迹其侍
疾數十年來危疑震撼以搢其天倪者日不知凡幾本

實先撥矣嗚呼孺人欲滅已算以益翁壽翁命不延而孺人旋卒天道果無知耶

舊史氏曰汝墳之詩序以爲婦人能閔其君子夫第曰閔之而已則猶託之空想而非與之共均勞苦也芣苢之詩列女傳以爲蔡人夫有惡疾夫第曰采之掇之摺之而已燂潘請醢燂湯請浴止矣而非須臾不去左右也魏孺人之侍疾也自春以至于冬閱年則旣久矣自朝以至于夜爲時則已密矣其于汝墳芣苢之婦人何如也周南十有一篇言后妃以及貞女者居其九召南十有四篇言妾媵以及大夫士庶之妻者居其十一王

化始于閨門家道起于內助孺人生逢二南之化輶軒
之使無詩可采彤管無徵不記于青史氏之記其終湮
沒不傳乎子嘉穀永言孝思思得篤古而善于辭如衛
宏劉向者余非其人也因汝墳而思宏言因芣苢而思
向言孺人有過之無不及 聖治邁二南遠矣

江母劉淑人傳

淑人姓劉氏江都舊族處士成遠公女生而端慎不苟
訾笑年二十來歸於江觀察訥存公初娶於宋爲嵩南
學士愛壻早喪賢偶適以萬淑人生子昉先三年亦歿
觀察公分符浙郡劬勞王事昉熒熒無依淑人恩勤嚮
養珍逾已出融融洩洩忘其爲失母之兒也旣觀察公
解組家居爲昉聘婦於黃將納采念蘋蘩禋祀無執爨
之主婦筮日夙賓告於先人之祧爲萬淑人立栗主祔
於皇姑羞出自東房奠陳於牖下簠簋籩豆旣匡旣飭
淑人實爲季女之尸逮黃氏婦于歸質明而見阼階著

代棋榛棗栗獻於燕寢淑人實爲君姑之尊亡何觀察
公捐館舍食指數千米鹽凌雜淑人髻髮要經稱未亡
人閨門之內肅若朝典廣置羣籍壹意勵孤兒以學族
之老成耆長無弗敬也鄉之賢達名碩無弗禮也戚里
之悍獨鰥寡無弗恤也昉恂恂謙懦涵濡前訓而束身
於規矩視膳蚤莫問衣煥寒謹無形之視聽所謂養志
者無不至以故觀察公雖歿而家道益光厥問不隕先
人繼室之命告於廟未請於朝也龍章翟褱有命
自天母以子貴得封淑人充閭觀聽榮昉之孝榮母之
慈也淑人爲江氏婦爲江氏母者三十有二年歿春秋

五十有一昉哀毀如所生子婦杖而雀踊執三年之喪
柴哀禮備至性萃於一門君子以爲難禮爲母服者凡
十有四慈母如母一也繼先人之室二也昉兼行之淑
人慈可以風世貞可以型家輜軒之使有陶物振俗之
權者將於是乎采焉故備著於篇

論曰淑人之來歸也非有奠雁反馬之儀同牢合巹之
禮遽躋之壹與之齊之列疑若觀察公之有惑志而昵
於宴私者秉經之君子議禮之碩儒固斷斷以爲不可
者也逮公棄養淑人以一孱女子挾未成立之藐孤楮
柱內外奇技淫巧足以蕩其心妖童嫖女足以蠱其志

擣蒲狗馬足以紛其好輕詵任俠足以壞其習宵小環伺百出以嘗江氏危若朝晡之露淑人肅折襲之教持健婦之門使昉日游於諸兄諸父間嚴憚淬厲勿納於邪轉危而爲安其有功於宗祏者甚大然後知觀察公之憂思深而慮遠也不崇之以禮貌則其體不尊不假之以事權則其柄不屬苟息之忠近在閭閻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於戲淑人其可以見觀察公於九原此固秉經之君子所不及窺而議禮之碩儒所不能置喙者也觀察公有惠政於吾浙余以部民親接顏色通門之誼昉尤善余余之不能以文字媚人也久矣聖

王緣人情以制禮義在而禮起焉情至而文生焉其傳
淑人也沒賢行而不彰其失小拘文牽義洪涇而不能
白觀察公之隱其失大因事直書有表微之責焉德我
罪我豈所逆計哉

孫新婦方氏傳

方君同溪與孫孝廉栗忱同學友善夙有昏姻之約栗忱遽以疾卒同溪不忍背也卒以女歸栗忱仲子仲子傳曾字誦芬讀書能文章溫克而好仁母范夫人急欲見新婦以乾隆龍集丁亥某月下浣迎于女氏之黨昏二十日而疹發醫匠誤投他藥竟至不起時方逾月也年才十有九云誦芬踵余門而告曰亡婦德性夙成跡其所言有孫曾滿前白首稱孺人者所不能道年雖不永而其言足以不朽夫子以鴻筆提獎幽隱盡記之則吾婦爲不死而以附于吾家之譜牒使宗人知閨禋之

中有賢孝如吾亡婦者斯亦小子傳曾不幸中之幸也
按狀方爲新安望族祖萊國子學生父濂爲諸生有文
名以明經貢于太學新婦少嫺閨訓自八九歲時佐其
母氏綜理家政持籌握筭布指了了老于會計者弗及
也性婉順得大父歡大父嘗患瘧從諸母後量水稱藥
久久無倦容又以母病夜禱于天願以身代脇不貼席
病愈乃已向從同里江孝廉岳南指授詩律孝廉病且
沒倉皇者累月每乘暇問其身後事孝廉實無中人之
產輒悽愴不憚同溪爲孝廉妻子謀資生之策經營者
數年稍有端緒以女故也親串中有不得其所者禮敬

尤篤驕情德色無幾微見于顏面其天性然也孀姑以目疾艱于舉止朝夕左右惟謹阼階著代而後甫三日耳姑偶思飲卽親手執湯以進婢媼卒不及料見者莫不稱嘆頻以讀書勤學規誦芬且曰聞君家貧交密戚賴翁以舉火者衆矣翁雖沒不可忘也又曰人以急告君慎毋以亡爲解須應之應之而此心安安心亦進德之一助也其言之舉要而知大體如此及病作脂箱黛椀料檢如平時不飾不敢見君姑姑來問疾恐姑加憂隱諱不肯深言輒曰新婦無病雖疲飢必起坐以致敬母氏來喜極始靦然一笑與誦芬言祇曰讀書言不及

他嗣後亦無言也既彌畱念母不絕口而逝新婦夙有
賢聲范夫人鍾愛特甚哭之慟兩家之戚屬以及戚獲
侮甬莫不咨嗟嘆悼至有流涕被面者嗚呼此豈易得
于人哉

舊史曰誦芬言新婦德性夙成其言有白首稱孺人者
所勿能道余詰之其一曰勸學夫讀書苦事也又非婦
人所樂聞也今之人少已不好學至耄尤甚其妻責以
理錢刀長子孫爲當務之急雖鳴昧且以讀書相勗者
吾目未見吾耳未聞者久矣以爲白首稱孺人者所勿
能道則真勿能道也其一曰樂施夫施子靳事也聖人

云老而戒得今之人嗜欲早開倒行而逆施當戒之于
血氣未定之時而婦人殊甚坤道吝嗇將爲善謀及婦
人必不果席豐履厚孰肯損已橐而益寒人博施濟衆
此大同之化而聖賢之洪願也以爲夙成則眞夙成也
吾悲夫老不聞道蚩蚩食息無一事可以及物無一言
可以垂世勸學勸施之美噤不能發遠不如一弱女子
慚汗欲死故詳記之以志吾媿後有覽者卽以此傳爲
余息黥補劓之方可也